

城破了，家亡了，國滅了！
來年春草再綠時，已不見滿地枯骨……
大廈將傾，孰能為獨支之木？

高寶書版

傾城傾國

凌力——著

茅盾文學獎、姚雪垠小說獎得主

下

254115

傾城

流芳

上

城破了，家亡了，國滅了！
來年春草再綠時，已不見滿地枯骨……
大廈將傾，孰能為獨支之木？

高寶書

傾城傾國

凌力——著

茅盾文學獎、姚雪垠小說獎得主

下

戲非戲 DN099

傾城傾國 (下)

作 者：凌力

編 輯：李國祥

校 對：卓淑萍

出 版 者：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Global Group Holdings, Ltd.

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

網 址：gobooks.com.tw

電 話：(02) 27992788

E-mail: readers@gobooks.com.tw (讀者服務部)

pr@gobooks.com.tw (公關諮詢部)

電 傳：出版部(02) 27990909 行銷部 (02) 27993088

郵政劃撥：19394552

戶 名：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發 行：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/Printed in Taiwan

初版日期：2010年02月

◎凡本著作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如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傾城傾國(下)/凌力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
高寶國際出版：希代多媒體發行，2010.02
面；公分.--(戲非戲；DN099)

ISBN 978-986-185-418-2 (下冊：平裝)

857.7

99000951

第五章

一

他做夢也沒想到，自己竟聞名遐邇！自打九月底離登州由陸路北上馳援大凌河以來，所經之地竟人人知道「遼呆子孔有德」！真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，就沒有一個人稱頌他的海戰功勳！常有小孩和閒人對他們指指戳戳，就像看耍猴，就像他們都是大山裡跑出來的野人！沿途縣府官廳拿他們當下等，供給的糧食草豆又霉又溼，按例接送過路勤王軍隊的犒賞，一頓也沒吃上。連街面集市上這些山東買賣人也看準了他們拚命敲竹槓，菜蔬鹽醬無不價高質次！他多年率領這一千遼丁，情同手足，都是一聽說打仗拚命就蹦高的傢伙，這不平的待遇把出關打仗引上來的快活勁兒全壓沒有了，大家全都吊著臉，倒像是千里奔喪！

昨天遇上了入秋後的第一場大雨雪，淋得大伙狼狽透頂，好不容易趕到吳橋縣城，真是見鬼！城門緊閉，城關所有店鋪統統關張！找來一個閒漢，不知他是缺心眼還是膽子忒大，要不就是沒拿他們遼丁放眼里，竟直言不諱，笑咪咪地說：縣太爺畢自寅，好父母官，聽說遼呆子孔有德提兵將到，深怕騷擾地方，故而下令閉城罷市以避之！

這不是拿他們當盜賊防嗎？又冷又餓，澆得落湯雞也似的遼丁們指著城上破口大罵。牆高城

傾城傾國

下

傾城傾國

(下)

堅，靜悄悄地毫無反響，連個人影都沒有。孔有德只得下令退回到這河灘坡地紮營，胡亂挨過寒冷的一宿。清早向帳外一望，白茫茫一片，雨雪天成了大雪天，扯絮般的雪片漫空亂飛。

孔有德在他的帳中低著頭急步來回走，像囚在籠裡的猛虎。他不住地咬牙嘆氣搓手，實在進退兩難。帥爺每每責他姑息部下以致遼東兵聲名不佳時，他總是哈哈一笑了事。眼下吃了苦頭，後悔莫及。他心裡頭發誓：從今以後定要軍紀嚴肅、賞罰分明、秋毫無犯！

寒風捲著雪花隨著門簾的開合一陣陣竄進大帳，屬官領隊們絡繹不絕地來見主將，七嘴八舌紛紛訴苦：

「沒吃沒喝，弟兄們都走不動啦！」

「牲口缺草少料，全都耷拉著腦袋，哪有腳力趕路？趕散了放生吧，還積積德哩。」

「大哥，昨天晚上，我那兒營帳叫雪壓塌了，兩個弟兄傷了腿，還有幾個凍壞了……怎麼辦哪？」

孔有德只覺腦袋脹得斗大，怒氣上撞，陡然發火：「瞎吵吵什麼！都給老子閉上臭嘴！問我怎麼辦，我問誰去？餓了吃乾糧！渴了河裡喝去！冷了抱團暖和著！大活人還叫尿憋死？……」

他發作一通，罵得大家不敢回嘴。看看眾人低頭受氣的樣子，他又不落忍，不由得降低了嗓門：「行了行了，大伙忍著點，雪停了就開拔。咱們是朝廷發詔令調的援兵，帥爺說的，咱們叫王師……」

「王師？」領隊陳繼功忍不住冷笑，「山東地面上，誰認咱們是王師？」

「哼！淨拿咱們當叫花子打發當賊防哩！」曹得功因海戰前與張總兵侍衛大門一場，很得孔

有德賞識，新給升了哨官，說話更少顧忌，「自打來到山東，咱就沒過一天舒心日子！如今風裡雪裡，千里萬里爲朝廷出力打仗，那是流血拚命的事呀！他奶奶的，連口飯都不給吃！家裡面養條狗也得餵飽哇！……弟兄們早就忍不下這口氣啦，眼看著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孔有德怒喝，虎眼瞪住老部下，「你敢擾亂軍心，我揪下你的腦袋！……都怪我平日太寬，慣得你們沒深沒淺地胡吣！要是早早嚴明軍紀，照當年岳爺爺的樣子凍死不宿民房，餓死不搶民糧，也不會有今日！」

曹得功等人連忙縮了頭，垂下眼皮不吭了。

「咱們離登州工夫，帥爺怎生囑咐來著？登州錢糧庫翻了底，都付給咱這千把弟兄了。帥爺身上擔著多大干係，頂著多大罵名？不爲別的，也得爲帥爺爭口氣，不能叫登州那幫王八羔子看笑話！……」

帳外鬧鬧哄哄，一群百姓擁在營門口要見領兵官。孔有德只好停下訓話，率眾出見。

一個方臉漢子打量著孔有德：「你大人就是領兵官吧？」

「不錯，咱就是孔有德！」

「轟」的一聲，人群裡騰起呼喊不像呼喊、笑聲不像笑聲的騷動，無數好奇中帶著輕蔑的目光落在孔有德身上。

「管管你的兵吧！」方臉漢子把一名遼丁推倒在孔有德面前，「他去偷雞，叫老先生逮著，他踢倒人家就跑，老先生跌傷了腿，磕掉了牙，他可是我們村的秀才，尊長！老先生你說。」

頭戴秀才方巾、身著棉直裰的老先生年過半百，滿口是血，憤憤地點著那遼丁：「侮辱

斯文，侮辱斯文！……竊雞事小，以下犯上、以卑侵尊事大，乃逆賊之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……」

孔有德雖不能全聽懂，大意卻是明白的，對老先生一拱手：「秀才官人，失敬！咱老孔不識字，敬的是念書人。」他一扭頭，盯住遼丁，喝問：「可有此事？說！」

遼丁不敢看他，卻被他目光壓得跪倒了：「大……大人，弟兄們……又冷又餓……」

「不會啃乾糧？」孔有德大聲問。他身後有人答一聲：

「乾糧早吃光了！」

孔有德扭頭找答話者，不覺一怔。不知何時，背後聚集了一大群營兵，圍得裡三層外三層，無數張臉，胖的瘦的、方的圓的、長的短的、醜的俊的，此刻在他眼中全都一模一樣：直眉瞪眼，憤憤不平。

孔有德雖然生性粗獷，但要緊關頭心裡還是有計較的。此刻，他要維護自己的面子，要安撫受擾的百姓，要鎮住部屬的不馴，何況他剛剛下了整頓軍紀的決心。於是他臉一虎，道：「咱老孔上陣打仗不軟，處置這號孬種也不軟！來人，笞三十！就在這兒打！」

「啪！」「啪！」一竹板一竹板抽打人肉的聲音清脆響亮，挨打的遼丁哀號哭叫，營門外的百姓和營門內的士兵都鐵青著臉看著行刑，除了竹板響和慘叫，竟像再沒有旁人，都緘默著。

「手下留情！」營內有人大叫，行刑者停手，士兵們像聽到號令似的立刻閃出一條路。前隊領兵官李應元一千人匆匆走來，對孔有德躬身行禮：「標下特來領罪，求大人格外開恩！」

孔有德瞪著他：「是你手下的？幹出這種丟臉的事，你竟敢講情？接著打！」說實在話，若

偷的是大牛壯馬，他反倒未必這樣生氣。可是他伸向行刑者不意的手被人一把攔住：

「孔兄弟，就看我的薄面，還不行嗎？」

「你？」孔有德很意外，「你怎麼在這兒？不是又去塞上了嗎？」

「是啊，事已辦畢，回登州繳令，遇上你們，特來營中望望小兒。」瘦頰深鼻溝斷眉毛，黑眼珠很小的細長眼，一起抖動出一臉殷勤的笑，這正是李應元的父親李九成。他憐惜地看著挨打的遼丁，嘆道：「就爲了一隻雞，何必……」

「打的不是雞！」孔有德生氣地打斷，大聲說給眾人聽，「打他沒有上下尊卑，打他亂我軍紀營規！」

「孔兄弟，唉，」李九成滿面不忍，「若不是爲朝廷辦事，誰願意數九寒天千里奔波、受苦受累挨凍挨餓去打韃子哩？要不是吳橋縣閉城罷市，既無官廳供應又無集市購買，弄得沒吃沒喝，誰肯去幹偷雞盜狗的下作營生哩？」

「你！」孔有德瞪著他，直想發火：這傢伙口若懸河，是說給百姓聽還是說給遼丁聽？是在息事勸解還是火上澆油？可一時竟憋不出一句像樣的話駁他，急得臉漲得通紅。

老秀才在一旁發話了：「大人，也打得他夠了，老朽與他講情，餘下的免了吧！」

「老先生講情，咱得給這面子。饒了他！」見圍著的兵丁還站著看，孔有德不耐煩地喝道，「還沒看夠？再有人犯事，加倍懲打！都散了，快走開！……」

老秀才對孔有德拱拱手，轉身而去，走出數步又回來，小聲道：「大人，此事遇著我也就罷了。若是招惹了王鄉紳家，那就……大人可要小心在意呢！……」

孔有德目送老秀才及鄉人們踏雪離去，回過頭來，營中兵丁也漸漸散開，李九成父子還站在那裡說話。孔有德走過去責備說：「老李哥，你是怎麼回事？不澆水就罷了，怎麼反倒在一邊煽火添亂！」

「哎呀，只顧了說情，沒想那麼多，認罪認罪！」李九成抱歉地笑著，連連作揖。

「你小子一肚子花花點子，離登州這些日子，快把老子肺氣炸了！如今進退兩難，給出點主意呀？」

「嘿嘿，好說好說！」李九成滿臉堆笑，像一顆核桃，他偷空看了兒子一眼，意味深長。

李應元心裡直撲騰，趕快裝個笑臉，把一連串的恐懼、疑慮、慌亂掩蓋過去……

父親是入夜時分突然趕到的，連親兵侍從一行十來人，都戴著雨盔披著雨布，人強馬壯很是精神。安頓妥帖後，侍從取出隨身帶來的美酒熟雞醬牛肉，父子寒夜對酌燈下閒話，李應元度過了離登州以來最無憂慮的夜晚。李應元不免牢騷滿腹地訴說這一路的艱難，弟兄們的怨憤，父親聽得十分仔細，竟無端興奮起來，連著喝了五大杯，眼睛都血紅了，嘻嘻地笑一陣，又笑一陣。

李應元只當父親醉了。父親卻狡黠地對他擠擠通紅的眼，噴著酒氣，口齒清楚地慢慢說道：「給你講一段故事：當年咱村裡黃家婆子園中有幾棵好李子樹，一個機靈鬼約了兩個伴趁夜去嘗鮮。他剛剛翻牆頭跳過去，便踏著陷阱，該死的老太婆把糞坑移到陷阱下面，雙腳一插進就知道壞事了，奇臭無比不說，深得直沒到衣領……」

「真，真有這事？」李應元不由得笑起來。

「不錯，這機靈鬼心思轉得飛快，立刻仰頭低聲呼叫伙伴們：『快來快來！好大個的甜李

子！」果然一個伴跟著墜進糞坑，張口就要驚叫，機靈鬼一把搗住，仍舊連喊快來快來，第二個伴跟著也『撲哧』一聲摔進來了……」

「他們豈不要恨死這個機靈鬼啦？」

「不錯，百般辱罵，若不是怕他有幾手拳腳，當下就會打他個滿臉花！」

「那他爲什麼明知故……」李應元似乎領悟到什麼。

父親仰頭一笑：「那機靈鬼說得好：只要咱三人中有一個不落陷阱墜糞坑，日後你們笑我羞我終是沒完沒了。果然事後誰也不敢提起這次失風，哈哈……告訴你，兒子，這是真事，機靈鬼就是你老子我！」

拖人下渾水，使之不得開口的事李應元聽過不少，從未與父親聯繫在一起。若不是聽他親口講出來，做兒子的怎麼也不會相信的。他呆呆望著父親笑得大張的嘴和鼻溝延伸兩側的幾道圓弧形深紋路，不知作何表示爲好。

父親突然止笑，愁苦地望著兒子。半晌，低聲道：「元兒，爲父如今又落糞坑了！」

「啊？爹這話……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爲父此次口外買馬上當受騙，一匹馬沒有到手，買馬官銀卻被馬販子一捲而空……」

「多，多少銀子？」

「五萬多兩。」

「啊？」李應元驚得變了臉色，「不會報官追捕馬販？」

「那些賊頭都通著韃子，不是去了瀋陽，就是進了漠北，上哪兒去追？再說，若報了官，爲

父項上這顆人頭……難保哇！」

「這，這如何是好！」李應元慌了手腳，「如何向帥爺交代？……」

「還管得了那個？」父親焦躁地搶過話頭，「失了大宗官銀，就算爲父一死，咱家也賠不起啊！家產變賣入官，人口也要折價發賣爲奴。元兒，你的前程可就……唉！」

李應元亂紛紛的思緒突然明晰，卻又口吃了：「那爹講、講的那故、故事……」

父親猛一抬頭，目光閃爍：「你都明白了？好！咱父子就這條生路啦！……」

所以，李九成剛才那一番被孔有德責爲「煽火」的話，李應元完全明白其用心，知道父親正在把孔有德往糞坑裡招呼，想起孫帥爺的爲人和孔有德的厚待，他於心不忍，但想到遼丁入關後及這一路受的氣，他又心安理得。只是他不會想到：那五萬兩官銀並非被馬販子捲逃，而是被他父親揮霍在京師歌樓舞榭賭場的大銷金窟中了。

孔有德忙著向人稱百事通的李九成打聽：「你知道此地有個什麼王鄉紳嗎？」

「王鄉紳？」李九成眼珠子一轉，「可是叫王象春的？」

「誰知他叫什麼！只聽說勢力大，想來是個富戶，咱找到他家去買點糧來，總不能叫弟兄們挨餓！」

「勢力大？那定是王象春家！算得山東省的頭一號大人物！早年在朝做到大學士，如今致仕家居，門生故吏滿朝野遍天下，聽說省城王巡撫趕著與他家聯宗，他家公子進京都是溫相爺府上的人接送……呵呵，真叫手眼通天哪！」

「手眼通天？什麼意思？」孔有德不解地搔搔耳朵。真是個十足的鄉巴佬！李九成自覺又多

傾城傾國

下

了幾分把握，嘴裡殷勤地解釋：「手眼通天，是說他的情能一直求到皇上跟前！……怎麼，朝他買糧？不妥吧，別鬧個老鼠舔貓鼻梁，玄！……」

又一片雜亂的喧鬧，數十人推開守南門營兵一擁而入，扯著嗓子大叫：「領兵營官出來！領兵營官出來！」

孔有德大步迎上去：「咱就是。什麼事？」

一個穿一襲黑緞皮袍的矮胖子，神色倨傲地看看面前鐵塔似的大漢，略略有些吃驚，態度明顯地平緩下來：「大人可是姓孔？」

「不錯，咱就是孔有德！」

「哦喲，久仰久仰。」他一擺手，兩名穿著黑號衣的漢子押上一名五花大綁的人，那頭盔，那藍色絆襖紅色號衣，竟又是一個遼丁！「他盜伐家主爺祖宗墳塋上的樹木，其罪難容！」

「家主爺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眼跟前你腳下的田土，你們立營的山丘飲馬的河灣，都是我們家主爺的地界！來在山東，誰不知道新城王鄉紳！」

「你又是誰？」

「這地界是我們家主爺在吳橋的莊田，我是莊頭！家主爺說你們是客兵，要我把這傢伙交還你孔大人處置，你就看著辦吧！」家僕解了捆綁，把遼丁推到他的主將面前。

孔有德臉色極難看，就像挨了一耳光。他一把提過遼丁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罵道：「你這不作臉的弄種！」

這遼丁卻是個犟脾氣，爬起來梗著脖子爭辯：「那麼大地界，又沒見著墳包石樓，誰知道是他家祖墳！這大冷天，弟兄們還不興弄點柴火燒燒，暖和暖和啦？……」

孔有德氣得大喝：「給老子閉嘴！」

李九成湊近孔有德：「王家可千萬不能得罪，後患無窮，不重重處罰怕打發不了他們……」

孔有德一咬牙，吼道：「來人！貫箭遊營！」

陸續圍攏來的營兵「轟」地喧嚷起來：

「憑什麼？就爲一根破木頭？」

「欺負人，欺負人！」

「遭瘟的王鄉紳！」

「該死的山東佬！」

……

兩名侍衛只得遵令，不顧四周的不平之聲，各拿一支箭，貫穿插在那倒楣的遼丁左右耳朵上，反綁了雙手，推搡著他依次遊過營區的四門。

帶血的箭頭高高豎在頭上，遼丁雙頰和肩頭的斑斑血漬更襯出他面容慘白，滿是屈辱的痛苦，一步一步地走，一聲一聲地喊：「我犯了事，活該受罰，弟兄們別學我！……我犯了事，活該受罰，弟兄們別學我！……」

營裡的士兵們圍著他，跟著他，更多的遼丁從帳篷裡跑出來，互相詢問，一起追隨在後，小聲議論，大聲咒罵，到處是不平和憤恨，到處是對受難者的同情。

營區不大，遊營遶了嘶啞的喊聲時近時遠，一直可以聽到。孔有德重重地吁了口氣，對莊頭說：「該罰的也罰了，你請回去吧！」

莊頭傲然一笑：「不忙。」

遊營的遊回到南營門，孔有德發現所有的營兵都加入到這浩浩蕩蕩的人流中來了。於是，沉默又一次出現，比上一回更沉重，更令人不安。李九成暗喜，藉著捋鬚鬚對李應元伸出三個手指示意，表示有了三分徵候。

久在軍中的孔有德也感到潛在的危險正暗暗壓迫而來，急於結束糾紛，不客氣地再下逐客令：「莊頭請便，不送了！」

矮胖子冷笑一聲：「這就算罰完了？」

孔有德愕然：「還要怎樣？」

「我們家老爺早就請到朝廷和省城巡撫巡按大人的諭令：踐踏墳塋一株草者斷腳；折墳塋一根樹枝者斬手；冒犯塋墓墳土者死無赦！你這貫耳遊營算什麼東西！」

營兵譁然，翻捲過一重憤怒的浪潮。

孔有德臉色煞白，粗眉倒豎，氣息粗重：「你，你！……你們殺了他，豈不乾淨！」

「這是我們家老爺的意思，要你親自動手，才好教訓教訓你手下的這幫……」矮胖子輕蔑地撇撇嘴，不屑於說下去。

李九成憤然大叫：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們是奉旨出關救援的官軍，是王師！懂不懂？」

「官軍？王師？」矮胖子反問一句，口氣十分可惡，跟著就放肆地仰頭大笑。他一笑，他身

後那一群也跟著笑，互相使眼色做鬼臉笑成一團。這是嘲弄的輕蔑的恥笑，笑得孔有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笑得李九成跺腳亂吼，笑得營官領隊們咬牙切齒眼睛冒火，笑得營兵中又捲起一重更加喧囂的怒潮。

矮胖子邊笑邊抹淚，說話越加輕薄：「孔官兒！交還你自家處死是爲你好，若等省裡參你們登萊巡撫一本，朝廷問下罪來，你們一個個吃不了兜著走，後悔可就遲了！」

孔有德勃然變色：「你！……」李九成趕忙攔住他，瞪眼向矮胖子：「少來唬人！你到底要怎麼著？殺了他？」

矮胖子極其傲慢地說：「先得斬手剝腳，以爲後來者戒！不然……」

營兵們掀起了第三次譁噪，喊叫咒罵轟然四起，揮臂伸拳、跳躍起伏，像是一隻巨大的多頭怪獸，憤怒地搖動著牠百千個可怕的腦袋，急促地喘著氣，眼看就要爆發。

孔有德原本微弱的自制力終於垮了，虎目噴火，濃眉飛揚，大手當胸一抓，眨眼間把矮胖子拎起來用力一攢，吼道：「去你奶奶的！」

矮胖子卻有幾分功夫，著地打了個滾，跳起來指著孔有德大叫：「好你個遼呆子喪家犬！你要反哪？」

孔有德一怔，未及答話，背後那匹多頭巨獸驚天動地地吼了起來：

「反！反就反啦！」

「不幹了！散伙！」

「殺呀！——」

孔有德背後捲起一股烈風，劍光一閃，矮胖子驚叫倒地，心口插進一柄長劍，只掙扎了兩下就不動了。

孔有德大驚，還沒回過神來，背後這匹被血腥刺激起來的巨獸移動著沉重的腳步，砸得地面「咚咚」有聲，排山倒海地撲向一色黑號衣的「來賓」。驕橫慣了的王家家丁哪見過這個陣勢，嚇得掉頭就跑。有人喊聲：「追！」一呼百應千應，轟然雷鳴，營兵們怒濤般湧出營門，追上去大打出手，發瘋似的，狂暴地、痛快淋漓地大喊大叫：

「反啦！反啦！——」

*

*

*

李九成和李應元等營官策馬跟著孔有德，侍從親兵簇擁在後，沿著大路急速南下。父子倆不時交換一道目光：兒子在沮喪中透出一副無可奈何、聽天由命的神情，父親一臉自嘲的冷笑，眼睛裡卻閃爍著壓抑不住的狂暴和憤怒。

李九成怎麼也沒想到，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！

當曹得功那一劍把矮胖子捅個對穿之際，當營兵們山呼海嘯般撲向那群不速之客時，李九成禁不住高興得心頭怦怦跳，以為大功將成。不料營兵們原都是湧來看熱鬧的，沒人帶武器；那些家丁又都有點拳腳功夫，逃得又快，竟沒能打死一個；回來營裡又是一團混亂，只會亂哄哄地胡說八道：這個要殺到吳橋拿縣太爺吊死，那個要搶了縣城，大家分了銀子散伙；還有的要求孔參將領大伙上山落草，劫富濟貧……李九成只恨自己棋誤一著，如果事先聯絡些心腹、商量好事後的行止目標，後果就會大不相同了。他當初只想嚇反遼丁鬧出大事，擺脫自己的困境，沒料想事